

秃如其来



(视觉中国)

■白水

每次家庭聚会,总要瞥一瞥父辈们的头顶,并非我有什么特殊癖好,实在是我们家这“地中海”基因雨露均沾。记得父亲四十多岁时,头顶的中央区域已被“秃”袭,发际线迅速往后脑勺跑。几个叔叔们,脑门上的那片区域也“秃”然失守,随着年龄增长,头发“秃”然清零。他们不觉得掉头发是小事,反而满不在乎地自嘲:“这叫聪明绝顶,不是想有就可以有的!”

本以为照着遗传学的规律,我过了不惑之年后,离天最近的头发也必然会“集体罢工”。可没想到,岁月竟然对我格外宽容,虽说添了些许白发,头发的浓度值依然不低,每次去理发,总是神经质地问理发师:“我这发量还可以吧?”直等人家郑重

其事地说“不错”才肯罢休。反观我那胞弟,人到中年被“秃”击,“地中海”扩张得“秃”飞猛进,原本乌黑的阵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,到后来,脑门上的那片“海洋”越来越辽阔,只剩下两鬓的头发孤单地坚守着。

作为医生经常值夜班,这跟职业特性脱不了干系。有回我去医院看他,正好赶上他在上夜班,只见他顶着那标志性的“地中海”,眼睛里布满血丝,一脸疲惫地跟我打招呼。我看着他那发丝愈发强悍地奔“秃”,心里不禁一叹:长夜连轴转,竟把他鬓边的黑发熬得节节退去。“秃”然醒悟的他苦笑着:“忙起来连喝水的空当都没有,更别提管发量了。”仔细想想,哪行的辛苦不都藏在细节里,医务人员的辛苦,连头发都替他们喊累。细想来,医者的辛劳从不是轰轰烈烈的

宣言,那些隐于日常的损耗,才是他们守护生命的勋章。

如今走在大街上,“头顶见光”的身影早已“秃”出重围,尤其在写字楼扎堆的区域,不少年轻上班族的发缝悄然变宽,过早扛起“秃”像的困扰。这情景总让我想起以前,那时没有五花八门的洗护产品,人们洗头不过是用块肥皂,简单搓揉搓揉,清水里揉出简单的泡沫,冲洗干净便罢,头发却浓密得很,极少有如此多“秃”然的情况。再看现在,货架上的洗发水琳琅满目,防脱、生发的宣传语格外醒目,售价更是一路水涨船高。可即便精心挑选,高价购入,洗头时掌心依旧会攥成团团的发丝,那些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案,始终赶不上头发脱落的速度。

有时候我忍不住思考,为什么现在被“秃”袭的人越来越多?是因为环境污染,还是因为人们生活压力太大、作息不规律?抑或是因为我们吃的食物、用的产品里含有太多不好的成分?这些问题,我没有答案,但看着身边越来越多“秃”起的人,希望将来科学家能找到解决“秃”出问题的办法,让大家都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,不再烦“秃”恼“秃”。

发量的多寡,本是世间细碎琐事,不必为日渐稀疏的纹路徒增焦虑,倒不如与这份自然的变化和解,坦然接受发间的留白。人生中该珍视的,从不是发丝的浓密,而是能让日子焕发色彩的康健体魄和自在心境,这些,远远胜过头顶的万千青丝。

发怒的频率

■吴碎玉

最近儿子经常追着我的话尾委屈地问我为什么总是在生气,我诧异不已,随即反思自己平时是否太过于急躁易怒,抑或这样的脾性已成为我的常态,而我却不自知。刚好在午饭闲暇之余看了会儿电视,曾经轰动一时的“Beyond 乐队”成员黄贯中正在接受采访。在一段主持人让黄贯中测试心理年龄的小游戏中,黄贯中开玩笑式地说:“如果用发怒的频率来测试心理年龄的话,我现在至少是七十岁的老头了,因为现在很少有什么事可以点燃我的怒火。”

我先是讶然。不易动怒,常心如水止的人心理年龄更成熟吗?五十岁的外在,能有七十岁的内在?年轻的面孔里是否藏着一条“老灵魂”,判断的标准是发怒的频率?不过,再深思,我欣然赞同。确实,也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一条“老灵魂”时,才能像收纳万千支流的大江,投以巨石,也不过是旋涡一圈圈荡漾开。

刘墉在《心灵四季》这本书里亦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十五岁是风,二十岁是云,二十五岁是水,三十岁是山。风可感而不可见,云可见而不可捉,水可捉却难把握,只有山沉厚而实在。”如果人最初的灵魂脾性像风云一般无形无影的,那么生活的日日月月和因果慢慢堆叠出它的形,使它逐渐变得像云,像水,或卷或舒,或急或缓;既而变得像山,沉稳扎实,难以撼动。然后像大地,孕育一切,承载一切;最后化作星空,俯瞰人世风起云涌,却始终静默深沉。

时间的凝聚和人世的历练让有形的灵魂找到了契合的躯壳,就像几行谱找到了契合的曲,是天衣无缝的稳定融合,是身体小宇宙的能量聚合。

这般看来,不轻易动怒,实在不是一种技巧,而是一种境界。它是灵魂走过漫漫长路,卸下了不必要的负累后所抵达的澄净和空明。这样的心境应该就是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写的:“让我们该起床时就赶紧起床,该休息时就安心休息;身边的人,要来,就来;要去,就去。让钟声回荡,让孩子哭泣……”

而我,作为三个小孩的妈妈,沉潜观心后发现自己配置的很可能是一条娇嫩“小灵魂”,外“焦”里“嫩”,才如此这般“表里不一”,还得在时间里历练历练。



莲杯承暖意

■周牵连

备课室的晨光总带着三分温暖,透过百叶窗的缝隙,在斑驳的木质桌面上织出细碎的金网。粉笔灰在光里轻轻浮沉,混着淡淡的茶香与纸张的油墨气,酿成校园里最安稳的时光。泡茶桌的案头立着一只白瓷小杯,杯壁外侧用正红料浅浅描了个“周”字,是我喝茶专用杯,羊脂玉瓷面光滑得像凝了层薄冰,握在手里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珍视。

上周轮到吴老师值周,她向来是个眼里容不得半点尘的人。每日放学后,总能看见她在水池边细细擦洗满桌的茶杯。玻璃杯要擦出通透的光,陶瓷杯得蹭掉杯底沉淀的茶垢,连杯柄的缝隙都要用细毛刷捋过。周四那天她正对着我的“周”字杯凝神,指尖缠着米白色的海绵擦,连杯沿内侧的茶渍都要反复转着圈蹭几遍。“这杯子滑溜溜的,可得抓稳些。”她心里嘀咕着,心声刚落,指尖一松,杯子哐当一声撞在水池的瓷砖壁上,碎成了几瓣白瓷,像落了一地的月光。

周五课间喝茶时,我找不到自

己的专用杯,小黄老师告诉我,可能是吴老师洗茶杯不小心摔坏了,我说没事,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这周一清晨,刚踏进备课室,就看见自己的备课桌上多了一个漂亮的新杯子。正在泡茶的吴老师轻声对我说:“周老师,上周把你的杯子摔了,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”她的声音带着点歉意的柔,说着便招呼我拿杯子过去喝茶。那是只浅青底色的白瓷杯,杯壁上绘着一朵舒展的莲花,还有几朵含苞的莲花,墨色的叶脉细细弯弯,像被春风拂过的纹路。最巧的是,杯身中间对称凸着两个小指腹大小的圆柱,直径约莫一厘米,摸上去圆润温厚,指腹贴上去恰好能稳稳扣住。

“我周末从家里选择了这个杯子拿来给你,就想着找个不滑手的。”吴老师指尖轻轻点着那两个小圆柱,眼底漾着细碎的笑意,“你看这凸起,握的时候能借力,还能隔着手心的温度,防烫。选了莲花,想着你姓周,因着《爱莲说》,看着清净。”我捧着杯子凑到鼻尖,似乎能闻到淡淡的瓷土香,我想吴老师应该是特意转了好几家瓷器店才买到的

吧,杯壁的莲花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,那两个小小的凸起,像两颗用心打磨过的星辰,藏着她未曾言说的细致。

这般细腻,原是吴老师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备课室里永远不缺她递来的暖意——值周期间她带来洗好的秋梨,切成薄薄的片,用牙签一个个插好,轻轻放在伏案改作业的同事桌角,轻声说:“歇口气,润润喉。”秋日里办公室暖得干燥,她的抽屉里总备着润喉糖,谁要是咳嗽两声,她准能第一时间递过来,还不忘加一句“多喝温水”。

此刻,我的专用杯换了新杯,喝上吴老师倒过来的一杯铁观音,杯底青绿色在茶水里舒展,像花瓣初绽。指尖扣着那两个温润的凸起,忽然觉得,备课室里的温暖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,而是吴老师这般,把别人的小事放在心上,用细碎的举动织就的暖意。

莲香漫过杯沿,茶香萦绕鼻尖。原来最好的同事情谊,便藏在这一瓣莲的细腻里,藏在那两个凸起的温度里,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时光中,悄悄暖了岁月,也润了流年。